

撒旦之血

Otori
Sosa-kan

诱饵^{おとり}
搜查官

「日」山田正纪 著

曹逸冰 译

5
味觉

「孩子，拿起酒杯，喝下我的血吧。」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饬
创美工厂

诱餌 搜查官 5

味覚

おんあおとり そさかん

「目」山田正紀 著 曹逸冰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味觉 / (日) 山田正纪著 ; 曹逸冰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7
(诱饵搜查官)
ISBN 978-7-5057-3559-0

I. ①味… II. ①山… ②曹…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0259号

OTORI SOSAKAN 5 (MIKAKU) by Masaki Yamada

Copyright © 2009 Masaki Yamad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6016号

书名 味觉
著者 [日]山田正纪
译者 曹逸冰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印张 180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59-0
定价 3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章	1
中央高速公路小佛隧道	51
火灾	69
标签	85
贴着特殊商标的红酒	103
美食俱乐部	119
相模湖	131
搜查本部解散	145
甄选	171
疑惑	197
DNA 鉴定	215
开小灶	227
圣家族	239
万圣节	253
尾声	269

序章

从梦中醒来……

三层高的楼建在斜面上。站在面朝北的半地下酒窖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

酒窖为半地下式结构，模仿天然岩洞而成。一堵墙上有酒架，另一堵墙则朝天花板前倾。酒架上储藏了五百多瓶红酒，其中不乏在日本仅有数瓶的珍品。

酒窖的室温永远保持在摄氏十二度至十六度之间。湿度为百分之六十。红酒最怕自然光与荧光灯的光线，所以酒窖中使用的是红色系

的电灯泡。水泥墙壁非常厚。如此一来，我就能根据红酒的产地管理酒的储藏温度了。我还能在这儿催熟提前买来的红酒呢。

这是一座近乎理想的酒窖。这座酒窖，让我深感自豪。

然而，它终究不是座完美的酒窖。遗憾的是，在东京这座大城市，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打造出一座完美的酒窖。

酒窖设在东京，而且离JR四谷站不过咫尺之遥。振动无可避免。每当电车驶过车站，酒窖都会小幅震动一会儿。我最担心的就是振动会不会让红酒变质。不用说，红酒最怕的就是振动。

不过，我对这座酒窖还是比较满意的。这座酒窖是保存红酒的绝佳地点，也是屠杀女人的理想位置。

——屠杀女人？

眼中，渗着红色的光。摇摆。鲜红的，黏稠的。红光，变为鲜血。女人的喉咙口，飙出鲜血。

在红色的光中，裸体女子扭动着。她不会尖叫。只是瞪大双眼，盯着我看。她眼中的我，也跟鲜血一样红。我与女人，以鲜血相连。还有比这更强韧的纽带吗？

女人的身体在摇晃。然后，徐徐倒下。当然，她倒下时，也是凝视着我的。倒地之后，她依然凝视着我。无论何时，我们的纽带都不会断开。

血滴落在她的双乳之间。沿着平坦的小腹，流至肚脐。血滴逐渐膨胀，在气泡破裂的同时，滴落至下腹部，流向耻骨……

红酒也好，女人也罢，都得把最后一滴喝干净。要来者不拒，一滴不剩。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红酒，也无法理解女人。必须把酒瓶喝空。必须把女人杀掉。

血消失了。唯有红光残留。女人的幻象也消失了。唯有我留在原地。我的下体炙热而坚挺，但我的欲望也会很快消失吧。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我小时候经常窝在酒窖里。当然，我说的并不是这座酒窖。那是一座历史更悠久的酒窖。不，应该说，它是一座被用作酒窖的岩洞。听说在战争时期，这座岩洞曾是人们的防空洞。人们对天然的岩洞进行了改造，加装了好几块石板，还通了电。洞里储藏了好几百瓶红酒。

酒窖的石门长满了苔藓，十分厚重。伸手摸一下——那触感是如此鲜活。地下的酒窖冬暖夏凉，不用装空调。

小时候，我一到暑假都会去那个地方。一到下午，我便会躲去酒窖。忧郁而困倦的夏日午后，酒窖能隔绝外头的暑气，一走进酒窖，全身的汗水就会凝干。那种感触，我至今难以忘怀。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酒窖，都是我心中的异世界。

我在酒窖里学到了好多，好多。我学到了人生的真理。这么说，是不是太夸张了呢？但酒窖中的确充满了人生的教训。

刚完成发酵的红酒是非常浑浊的，根本没法喝。而死去的酵母、酒石的结晶与色素会逐渐沉淀，而酒也会愈发清澈。再经过过滤和杀菌的步骤，红酒才能上桌……

红酒告诉我，再美丽，再清澈的人生，它的底部，都沉淀着污物。要品尽人生的最后一滴，就得品尝人生中的污物。不，只有那些污物，才是人生的真实。

那是我十岁那年悟出的道理。打那以后，我对此深信不疑，从未动摇。

我之前也说了，红酒畏惧自然光与白色的光线。在那座岩洞的酒窖中，也使用了二十瓦的红色电灯泡。红色的光线，给了我想象的翅膀。我知道，红酒，就是人血。那时，我得知《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中有这么一段话：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我品尝了红酒的味道，也品尝了鲜血的味道。但我并不觉得红酒与鲜血能赦免我的罪孽。但它的确是立约的血。那么，我们订立的是什么样的契约呢？

我饮下的并非耶稣的血。我不信神，更不相信恶魔的存在。我喝下的，是年轻女人人们的，炙热而芳醇的血。

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订立的契约是，允许我做任何事，允许我享用“生命”底部的最后一滴欢愉。

我可以肆意妄为。我无所不能。在觉醒了的人面前，任何法律与任何道德都是无力的。没有任何事物能束缚我。我绝不会畏惧沉醉。我绝不能对贪婪表现出怯懦。这些，就是我在那座古老酒窖中学会的事。

啊，在那座酒窖中，我们是何等纯粹，何等奔放。我们两手牵着手，沉浸在欢愉的深渊中。欢愉，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别无所有。我们俩在默契中悟出了这个道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贪婪地享受欢愉的同时，保持洁净与纯真。恐怕，赤身裸体的我们身上，都刻上了神圣的烙印。那座古老的酒窖，就是我们的伊甸园。我们则是刚出生的亚当与夏娃。然而……

这里并不是那座让人怀念的岩洞酒窖。这里亮着红色的灯。那场永无止境的肉体盛宴，忽然被平淡无味的现实取代。岩洞酒窖，也被大楼的半地下式酒窖取而代之了。

我的酒窖有一个机关。只要有人走进店里，红色的电灯就会闪一下。这不，灯闪了。那群人应该进去了吧。他们是来杀我的。

我微微一笑。他们可真蠢啊。我能不笑吗。法律和道德都无法束缚我，他们就更奈何不了我了。跑来杀我这件事，本就荒唐至极。

我得出门了。

不知道雨停了没有啊……

十月九日，星期二。

今天，下雨了。

秋雨梧桐叶落时。雾气腾腾，可见度极差。明明是下午，可很多车把大灯打开了。

那座三层高的大楼，就在JR四谷站附近。

这一带的地形极其复杂，还有许多斜坡。那栋大楼背靠斜面。从正面看，它的确有三层，但从背面看，它的一楼有一半在地下。

大楼的一楼是停车场，二楼与三楼则是法式餐厅。餐厅名叫“贵腐”，面积还挺大，但没什么人进进出出，总是鸦雀无声。天知道这家餐厅有没有在营业。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众多法式餐厅不得不降低菜品的价格，面向普通大众。但这家“贵腐”并没有走这条路线，颇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它的外墙贴了一层砖块，显得非常凝重。窗户很小，还装了厚重的门。过往路人岂敢轻易踹门而入呢。

要进餐厅，就得爬楼梯上到二层。这一层麻烦，也让客人们对它敬而远之。

就算有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上了楼，看到门上的“会员制”三字，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这家餐厅的门槛就是那么高。

那天，两名男子冒着蒙蒙细雨，爬上了楼梯。

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朴素的西装，披着灰色的雨衣。他们长得并不像，却散发出了相似的气场。他们都不引人瞩目，如影随形，却不会给人们留下任何印象。

其中一个转动了门把手。门好像是锁着的，打不开。男子后退一步，看了同伴一眼。同伴点点头，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改锥。在男子用改锥撬门的时候，他的同伴就站在他身后，掩护他。

这两个人一副驾轻就熟的模样。他们是如此默契。不一会儿，门就开了。两人走进餐厅。

店里没开灯，外头在下雨，所以屋里非常昏暗。水滴沿着窗户滴落，在天花板投下复杂的阴影。屋里空空如也。除了阴影，别无他物。

“……”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然后迅速采取行动。一个走去三楼，另一个则去了厨房。那敏捷的身手，叫人毛骨悚然。

不消五分钟，他们就完成了对楼层的搜索。办公室、厨房、厕所……他们是如此敏捷，一眨眼的工夫，两人便回到了二楼的餐厅。

“……”

两人相视一瞬，点了点头。其中一个掏出一副厨师用的塑胶手套，戴上，又从雨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那分明是托卡列夫。“咔嚓”——枪上膛了。

两人结伴朝厨房走去。水滴形成的影子在两人头顶游戏。厨房角落里有一扇木门。拿着托卡列夫的男人后退一步，他的同伴打开了门。

门后是一段楼梯。两人沿着楼梯，缓缓往下走。

前方出现了一座酒窖。两人扫视四周。酒窖大概十张榻榻米那么
大。无处可躲。酒窖里，根本没人。

其中一个喃喃道：“他不在啊……”

另一个颌首答道：“是啊，不在啊。”

他们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他们不再言语，而是掉头离开了酒窖。

餐厅的门开了。一瞬间，雨声鱼贯而入。可门关上后，屋里便回
归了寂静。

寂静，持续了片刻。

不久后，咔嚓……酒架往前动了动。一个男子从酒架后走了出来。
男子将酒架推回原位，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

昏暗中，男子的身形是如此朦胧。他一步一个脚印，四平八稳地
爬上了楼梯。

脚步声渐行渐远。开门，关门。餐厅重回寂静。而这次，再也不
会有人打破这层寂静了。

下午两点三十分。外头的雨，依然下个不停……

……

将时钟的指针稍稍往回拨一些。

同一天，下午两点二十分。

北见志穗身处新宿站西口。

她靠在柱子上，身着牛仔夹克与牛仔裤，里头穿着白色的T恤衫，

脚上则是运动鞋。

这里是JR新宿站西口的出站口。

有一条宽敞的地下通道。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里是人们口中的“西口广场”。从“广场”二字就能看出，这里有多么宽敞。当然，志穗并不了解那个时代。

通往小田急线地面检票口的楼梯、通往地铁丸内线的通道都在此处交汇，导致此处地形十分复杂。而且这里还面朝出租车上客点所在的转盘。转盘神似苹果核，地下通道从它的两边路过。转盘中间有喷泉与雕塑（当然，谁都不会多看一眼）。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便是新宿都厅与摩天大楼林立的中央大道了。冷雨也毫不留情地洒在了转盘上。

众所周知，JR新宿站是每日乘客数量最多的车站之一。每天会有三百万人使用这座车站。所以西口总是人头攒动，人来人往。

志穗靠在地下通道的柱子上。JR西口的出站口在她的左手边。她面朝转盘，离小田急线的入口比较近。

乍看之下，她像是在等待男友出现的热恋中人。但她耳朵里的耳机，并不是用来听音乐的。

志穗在守株待兔，等待杀人犯出现。她耳中的耳机，是无线对讲机。

知道真相的看客们怕是要扫兴了。

北见志穗是警视厅“科学搜查研究所”（科搜研）特别被害者部的调查员。她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准公务员，相当于司法巡查。但人

们都会用另一个词称呼她——

特被部的诱饵搜查官。

她的任务，就是成为诱饵，以抓捕那些专找女人下手的犯人。

忽然，一个女人与志穗擦肩而过。

那个女人也很年轻。她留了一头红色的短发，穿着黑色迷你连衣裙，脚上则套着黑丝袜与一双长靴，上身披了件粉绿色的外套。真是个性感尤物。

女子走过志穗身边时，轻语道：“我去左边——”

之后，她便若无其事地朝左侧走去了。

那是志穗的同事——早濑水树。

目前，特被部只有两位诱饵搜查官。

志穗瞥了眼水树，便立刻将视线转回了地下通道的人群。

人群依然熙熙攘攘，人流从不会有断绝的一刻。

新宿，绝不是一片优雅宁静的区域。就算最前沿的摩天大楼造好了，这片地区也无法摆脱那股土味。那种味道，甚至有些猥琐。

新宿站西口有许多流浪汉，这也加剧了新宿的猥琐。瞧瞧，面朝转盘的地下通道上到处都是流浪汉造的纸板箱临时屋。屋子的数量相当多，简直和居民区差不多了。

东京都政府也想不动声色地赶走这群流浪汉。他们在西口的地下通道放了好多长椅与雕塑，还铺设了自动栈道，为的就是跟流浪汉抢地皮。九六年一月，警官大举出动，强制拆除了许多临时屋。

然而，无论政府采取怎样的措施，西口地下通道的临时屋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敷衍了事的对策，在此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这里可是新宿站西口啊。

东京最大规模的巨型车站——荣光与凄凉、富有与贫困能在此处并存，却没有任何违和感。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杀人案，也不例外。

上周一，新宿站西口出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还很年轻。

JR 西口出站口的右手边，通往小田急线的地方，许多临时屋一字排开。其中一个屋子空了，没人住。女尸，就出现在这样一座空屋里。

而且，人们发现的并不是一具全尸——

尸体只有一半，只有腰部以上的上半身。

发现尸体的人是西口警亭的年轻巡查。

星期一，清晨六点——

警方接到报案称，某个临时屋里传出阵阵异味。于是这位年轻的巡查就去现场查看了一下，谁知……

铺在地上的纸板全被鲜血染红了。年轻巡查一看见那块纸板，便做好了思想准备——屋里的不是死者，就是伤者。然而，当他真的看见那半截尸体时，他依然爆发出了惨叫。半截尸体，就是如此凄惨。

刀口从左腋下开始，将肚脐一切为二，到右腰骨为止。切口处的肌肉纤维呈红黑色，骨骼的断面异常分明，怎一个惨字了得。死者身

上的血几乎都流光了。尸体跟浸过冰水一样，呈青白色，死者的表情也不是很扭曲，但这反而加剧了她给人带去的视觉冲击。

不过，切断躯干的伤口，并不是她的直接死因。解剖结果显示，她是在死后被人分尸的。

用于分尸的工具是电锯。真正的死因，是颈部的伤口。

死者的颈部右前侧有一道四厘米长的创伤。这才是她的致命伤。她的直接死因是失血过多。从创伤的种种特征看，凶手使用的是某种比较重的刀具（斧头、柴刀、日本刀等等）。但法医无法断定凶手使用的到底是哪种凶器。

照理说，“分尸”并不等于“他杀”。说不定死者是自杀的，而发现尸体的人无法处理尸体，只能将尸体切开。虽然很少有人真的用刀抹脖子自杀，但警方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问题是，这具尸体身上并没有犹豫伤，从血迹和血流看，她绝对是被杀的。

但是……

从创伤的位置、角度和表皮脱离的状态看，行凶时，被害者是坐着的，而凶手就站在她面前。凶手从她的右上方挥下凶器，正中她的颈部。换言之，凶手是个左撇子。否则一切都说不通了。

照理说被害人应该会用手挡一下颈部才对，这是人的本能。可是，被害人手臂上并没有留下防御性伤口。被刀具袭击时，人会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抓住凶器，所以手掌上也会留下伤口，可这位死者的手非常

干净。

就好像，这名受害者自始至终都泰然自若地凝视着凶手挥刀砍人一样。这也太荒唐了吧。

虽然荒唐，可受害者身上的确没有防御性伤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既然是事实，那法医就只能做出这种判断了。

女死者一丝不挂，临时屋里也没有留下能确定身份的东西。

由此可见，临时屋并非杀人现场。凶手在其他地方行凶后，再将尸体一分为二，最后再把尸体的一部分丢进了临时屋。

临时屋附近有四座通往地面的楼梯。凶手用毛毯将尸体裹好，来到新宿西口附近，再沿着楼梯走下来，随便找了个临时屋，把尸体随手一丢……

但这也导致了警方的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凶手要把尸体丢在这种地方呢？

新宿站西口的地下通道总是人潮汹涌，就算是深更半夜，路上也是有人的。把车停在地面，走楼梯下来，再将尸体丢进临时屋……这个过程虽然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可没人能保证凶手不会被路人撞见。凶手何必以身涉险呢？

不仅如此。凶手总是盼着人们能晚点发现尸体的，但西口的地下通道可谓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凶手把尸体丢到这儿，不是没事找事吗？

一般情况下，分尸是为了掩饰被害者的身份，可凶手特地把能用来辨认长相的上半身留了下来，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